

中国南部家园的一部分,特别是海南岛岛群,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向海而生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塑造了海南岛及南海诸岛的生活方式、法规制度、民俗信仰和语言文化艺术等形态。海南岛的《更路簿》即海南岛沿海居民对其航海经验的总结,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南海历史与文化的精神特质。

其二,就南海周边众多东南亚国家而言,中国正努力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团结合作、互联互通,推动共建区域命运共同体,从而参与重构国际地缘政治新秩序。东南亚区域处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美国先后实行“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的交叠地带,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同时,日本、印度等周边国家也在南海展开博弈。近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已取得丰硕成果。在202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指出:“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稳步推进。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这一理念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丰硕成果。”实际上,“一带一路”并非如班农所认识的那样,是谋求与美争霸的地缘政治工具,而是秉持“天下大同理念”“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带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因而超越了以无边界扩张为背后逻辑的西方地缘政治博弈思维。

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古已有之,东南亚国家

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西汉时期,《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派出使团出访东南亚诸国,赴东南亚和南亚“赍黄金杂缯而往”“市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后汉书》记载,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这里的叶调国、掸国就是今天的爪哇岛和缅甸东北部。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及南海贸易繁荣发展,至明朝时期达到顶峰。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提到泉州舶商与南海贸易往来的情况,并对比了海南土产与东南亚诸番的香药优劣。元代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专门记载了海外诸国的情况。明代,郑和带着中国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七下西洋,推动了中华文明与海外诸国的交流互鉴,南海也属于七下西洋的重要区域——郑和七下西洋七次到达爪哇岛。近代出现了广东、福建以及海南岛的中国人下南洋谋生、经商的移民浪潮。不管是历史还是现状,儒家文明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生活的影响都颇为深远。南海作为中国南海及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共同家园,在一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以海洋文化为基础、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南海文明形态。互联互通既是历史,也是未来。“往来不穷谓之通”“其途之所出,四通而八达”,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联通、合作取代对抗、冲突,构建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目标的新地缘政治格局。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南海文明的和谐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既有南海区域内的争议,也有域外势力的干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在《国之忧患与地缘政治意识》中指出,“如果我们学界没有自己的世界历史地理学,那么,我们的地缘意识难免平泛和空洞。”研究南海文明及南海地缘政治学,是海南学者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呼吁一种南海地缘政治学的诞生,其内涵是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强权。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性海洋空间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种由陆地空间秩序与海洋空间秩序的特定关系结构奠定了世界的秩序与格局。这正是南海地缘政治研究的基础。人类的未来在海上,从世界范围来看,南海并非边缘,而是处于“中间地带”的枢纽位置。正如歌德曾创作的诗句:“所有无关紧要的事物终将消散,只有海洋与大地于此长留。”^[1]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埃斯库罗斯悲剧与西方法律思想起源研究”(21CWW018)的阶段成果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